



民间帮扶能力有限

救助困境中的运动员 亟待更多力量参与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慈 鑫

2021年伊始，由中国第一位冬奥会金牌获得者杨扬发起的冠军基金，得知了原中国男排队员、现浙江沙滩排球队教练郑亮因病正在 轻松筹 募集医疗费的消息，冠军基金设法与郑亮联系，希望能为他提供一定的帮助。

在郑亮之前，冠军基金正计划为原上海女子手球队的退役运动员姚莉提供3万元的救助。对于身患癌症的姚莉来说，3万元的救助只是杯水车薪。但当巨大的治疗费用已经让她的生活陷入困境，3万元的救助金也是雪中送炭。

冠军基金用于救助姚莉和准备救助郑亮的资金来自冠军基金 运动员大病救助计划 ，这个计划的问世与一位曾经同样需要救助的中国运动员有关。

2018年12月，前中国女足队员张鸥影因病离世，年仅43岁。作为当年中国女足的主力队员之一，张鸥影的名字早已与那支光荣的球队一起广为人知，当张鸥影身患重病且家庭已经不堪重负的消息传出之后，社会各界为其筹款。冠军基金秘书长孙小峰回忆，2018年，冠军基金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平台，为张鸥影募集了80多万元的善款。但因其不幸离世，救助款尚有大部分结余。根据当初筹款约定，冠军基金利用这笔善款（约60多万元）设立了运动员医疗救助基金，并将该项目命名为 运动员大病救助计划 ，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因大病而陷入困境的运动员。

自2019年初设立以来，冠军基金 运动员大病救助计划 共救助了六七名运动员。救助的人数不多，一是因宣传不够，很多运动员不知道这个救助计划；二是绝大多数因大病陷入生活困境的运动员并不知道向外界求助和如何进行求助。虽然力量微弱，但在 运动员大病救助计划 推进的过程中，却让冠军基金和孙小峰可以更深入地观察和思考如何给运动员群体提供更完善的纾困渠道。

无论是从运动员本人的视角还是从外界对运动员群体的惯有印象看，运动员总体上都是一个强者的形象，他们在赛场

上奋力拼搏，对一切困难斗志满满，不喊苦不喊累，他们往往有着优异的运动技能和令人瞩目的比赛成绩。孙小峰表示，运动员身上大多具有的这种自强不息、拼搏向上的品质，很容易让他们自己和外界都忽视了运动员也是普通人的事实，运动员也有遭受大病和因病致贫的可能性。

而且，一旦真的遭遇这种不幸，运动员又不愿意轻易向外求助。孙小峰回忆，2018年，当张鸥影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家庭已经很难继续支付高昂的医疗费时，张鸥影仍然不太愿意看到外界为其筹款。孙小峰说，对于绝大多数中国运动员来说，深受 再苦再累都要自己扛 的信念的影响，而且，中国运动员通常都被赋予了为国争光、激励国人的一种无私奉献的责任。他们好像不应该成为被救助的对象。

业内人士表示，优秀运动员一般心理层面都不大愿意主动求助于他人，另一个方面是中国运动员的保障机制尚需改进。

业内人士介绍，中国的专业运动员在役期间，医疗方面的保障是较为完善的，但是在他们正式成为专业运动员之前（包括试训期）和从运动员退役之后，面临着很大的保障机制欠缺的风险。因为中国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级运动队，大部分保障只覆盖在编运动员。

游泳运动员出身的薛寒冰，在退役后完成了临床医学本科和硕士学业，对于通常都未能很好地接受文化课教育的中国运动员来说，攻读临床医学学业的难度远比普通学生大得多。目前担任某科技公司保险事业部总经理的薛寒冰因自己的成长经历，更加清楚地知道，中国运动员因为教育的缺失实际上更容易在退役后成为生活的弱者，一旦遭受大病，个人和家庭应对的能力更低，他们本应获得更好的保障，以增强其抗风险能力。薛寒冰认为，中国运动员应该获得更好的保障，为他们提供一款专门的保险是最好的方式，但保费应该主要由体育部门、运动队埋单，因为是中国特殊的运动员培养体制造成了运动员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育，使其退役后谋生和抗风险难度加大。

薛寒冰考虑过专门设计一款针对运动员的保险产品，在运动员服役期间，由运动队、运动员共同缴费（运动队负担费用

中的大多数），缴费时长可根据运动员的在役时长进行调整，但保障期为三十年或更长，保障范围为运动员的大病和重大运动损伤。这款保险基本上可以保证运动员在运动生涯和退役后的工作生涯均能享受到大病和重大运动损伤（因为很多运动员的重大运动损伤不仅影响其运动生涯，对其退役后的工作也会产生负面影响）的医疗保障。

不过，保险公司并非公益机构，保险公司如果愿意推出一款专门针对运动员的保险产品，其前提是产品需要有市场价值或社会价值，薛寒冰说，如果产品本身导致保险公司亏损，保险公司会很难接受。因此，在实现方式上可以要求保险产品形态设计确保保本微利，既为运动员提供大病保障，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社会公益性。

早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冠军基金就联合相关企业发起过一个 为了冠军的微笑 的公益活动，通过这一活动为其发起的运动员公益保险计划筹款，从而为运动员提供免费的大病险和意外医疗险。但据孙小峰介绍，这个活动持续了两年左右告终，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保险公司认为这个活动所能覆盖的人群太小，且总体的保费也比较少，从保险公司来说还是存在亏钱的可能。只有运动员保险的覆盖人群足够大、保费足够高，保险公司才有持续去做这个产品的动力。

薛寒冰表示，目前从国内的保险公司来说看，一旦被保人群具有运动属性，就会被视为是高风险，要么是理赔过程中会被附加很多限制条件、要么是投保费用会大幅提升。在这个现实条件下，以普通的保险产品去保障运动员群体是不太可行，为运动员群体设计一款专门的保险产品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实际上，运动员群体因为通常都有较为健康的生活习惯，重疾的风险低于普通人群，薛寒冰说：从保险公司的理赔来看，重疾主要是两大类，即癌症（约占60%）和心梗、中风等心脑血管等疾病（约占30%），而心脑血管疾病因为和人的生活方式是否健康有很大关系，因此运动员群体包括他们退役后，患这一类疾病的风险是低于普通人的。

在薛寒冰看来，运动员群体其实应该



中国女足前国门张鸥影（资料图）。

视觉中国供图

是保险公司的优质客户，问题是，现在从体育部门到运动队，是否认为自身负有责任，去为运动员提供一个涵盖时间更长而不只是在运动员服役期间的保障？如果体育部门、运动队不愿去承担主要为此的保费投入，那么，无论运动员群体是不是保险公司的优质客户，针对运动员群体的保险产品都是无源之水。

像冠军基金 运动员大病救助计划

这样的民间救助力量，只能作为运动员群体遭遇大灾大难时的一种补充援助。在推行 运动员大病救助计划 的两年时间里，孙小峰看到了我国运动员群体应对大病等重大意外的抗风险能力严重不足，运动员的风险意识亟待提高，对于运动员的管理和服务部门，更需要从运动员的更长

发展周期考虑保障。 本报北京1月25日电

空场举办 或成东京奥运会选项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梁 璇

东京奥运会开幕已进入半年倒计时，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内部正在为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于今夏如期举办寻找现实选项，无观众办赛 方案浮出水面，设想到7月23日奥运开幕式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平息，正在探讨无观众 加上 无上限 和50% 这三个方案。希望在优先确保运动员和奥运相关人士安全的同时，避免

奥运取消或再次延期，从而减轻对菅义伟政府的负面影响。

北京时间1月24日，日本自行车协会发布了一份关于近期日本自行车赛事出现新冠肺炎疫情的声明。该声明表示，在日前进行的一项日本国内自行车赛事中出现了大量参赛选手感染病毒的聚集性疫情，目前核酸检测结果显示已有31人呈阳性。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比赛举行前，赛事组织方曾声称制定了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和对策纲要，但最终仍未能规避疫情出现。在日本

疫情持续严峻且尚未受控的当下，这一事件让东京奥运会筹备工作再添新愁。

疫情的不断扩展，让东京奥运会成为重新被高挂的靴子，有关东京奥运会再度延期甚至是彻底取消的传闻近日多次出现，消息多次反转。日本国内民调数据走低和各界质疑喧嚣尘上，让东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不得不接连发声，再度重申东京奥运会将如期举行，而空场举办 随即成为当前被密集提出的现实方案。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从去年9月19日起，将职业体育赛事等大型活动的入场人数放宽到可容纳人数的50%，可随着本月再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宣言对象地区的活动入场人数标准变得严格，定为上限5000人且在容纳人数的50%以下。在此情况下，有日本政府官员表示，以不设上限的形式举办奥运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东京都医师会会长尾崎治夫表达了应该商谈能否以无观众的形式举办的观点。他在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表示，鉴于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居高不下、东京都内医疗体制窘迫的情况，要求日本政府及东京奥组委提出现实性的对策。

按计划，东京奥运会赛时将有多名医护人员在赛场及周边参与选手及观众的医疗救护工作，在尾崎治夫看来，疫情应对是一项长期工作，医护人员已经处于疲惫状态，医疗机构负担也很重，因此，邀请海外人士前来举行世纪庆典的这一想法，不放弃是不可行的。另一方面，他充分尊重奥运会对运动员的重要意义，奥运会的初衷正是让各国选手能同场竞技，但他呼吁应该开始商议无观众的形

式，既能减轻志愿者接种疫苗及应对观众的负担，还能集中力量完成运动员的医疗保障任务。

去年反对办赛的奥运田径女子撑竿跳高冠军卡特琳娜·斯特凡尼季近日接受共同社采访称：相较于对新冠病毒一无所知在去年，今年状况已经不同。我相信奥运将会举办，与其取消，即使空场也最好举办。当时与她一起对奥运会如期举办持反对意见的国际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也在近日表示，对东京奥运会今年举办充满信心，如果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对观众关闭大门，我认为每个人都会接受这一点。

可相对于压缩工作人员规模、降低代表团预期、裁撤仪式活动场次等变化，空场举办 一直是国际奥委会和东道主日本最不愿直面的选项。

去年5月，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明确表示，国际奥委会不会认可无观众的空场举办方式，那不是我们想要的，因为奥林匹克精神之一就是让体育爱好者团聚，这是奥运会的独特之处，来自全球各地的体育迷齐聚场馆。去年10月，他再次对空场给出否定意见。而日本的 不甘 则更实际，我国知名体育学者、奥林匹克研究专家易剑东在跨年演讲中援引期刊文章指出，日本方面寄望4000万游客借奥运之机光临日本，这也是其收回奥运承办成本的最大寄托。但疫情当前，4000万游客已是镜花水月。

在此背景下，把空场举办 当作选项进行讨论，正是为了不让奥运会堕入 取消 这样一个无奈但现实的境地。毕竟，据

日本关西大学体育经济学名誉教授宫本胜浩估算，若东京奥运会取消，日本经济损失预计达4兆515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881亿元）。

根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泰裕本月初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说，不排除东京奥运会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举行。而国际奥委会于1月22日、即东京奥运会开幕倒计时6个月的前一天发布一段视频，巴赫也在视频中暗示，空场办赛是一个选项，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决定应对疫情所需的手段。此外，他在接受共同社采访时，不仅否定东京奥运取消或再度延期，也对如何安排观众表示 就把安全放在首位而言 没有禁忌。

根据《泰晤士报》分析，对于大部分收入来自电视转播的国际奥委会，空场办赛尚不会动摇太多经济利益，但对日本方面，若采取空场形式，单是门票收入就预计将失去900亿日元（1亿日元约合620万元人民币）。

而更宏观的损失体现在宫本胜浩公布的数据中，数据显示，如果东京奥运会在无观众情况下举办，日本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约2.4133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507亿元）。该估算基于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筹备局预期的经济效果，计入各种损失。赛事参加者和观众、家庭的消费支出等预计损失约7198亿日元，延期一年相应损失为约6408亿日元，闭幕后的体育振兴等将产生约1.0527万亿日元损失。

现实的困难又增加一重，但如果再次延期或是取消，影响更将无法估量，只能坚持下去。中大大学体育史教授来田享子对《日本时报》指出，东京奥运会不应在取消 或 延期 中二选一，而应在特殊情况下摸索最具可行性的办赛方式，这个过程中，也能体现出奥运会的精神。他认为，奥运会也应当有灵活应对的一面，如果放到历史长河里，现在的得失都将留给后世评说。

CBA裁判 下基层 仅能缓一时之急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杨 岫

1月23日，CBA公司裁判办公室选派了3名裁判，参加了广东男篮的训练营，这是CBA联赛首次主动派出裁判，去服务球队的训练，裁判与球队的关系永远都不是对立，更谈不上如临大敌，其实他们的关系就如同水和鱼。CBA官方通过社交媒体对此次工作如此评论。

确实，在过去的两周时间内，CBA联赛的裁判问题，屡屡登上社交媒体的热搜榜，这其中，有些是吹罚本身引发的关注，有些则是临场执裁时的方法和态度的问题。

必须要承认的是，在屡次成为社交媒体的顶流之后，CBA的裁判们开始谨言慎行。过去两周，联赛赛场上的技术犯规、违体犯规的吹罚明显 宽松，裁判也开始容忍教练员、运动员在合理范围内的抱怨和交流，而不是像之前那样，一味地 零容忍。

零容忍 是包括美国职业篮球联盟在内的国际篮坛普遍执行的规则，目的是维护裁判员的权威。但是，CBA由于整体执裁水平不高，对于 零容忍 的刻板执行，不仅不会维护裁判员的权威，反而会激化裁判和球队之间的矛盾。

其实，作为球员、教练员、俱乐部来说，都知道裁判员也是人，不可能不犯错，但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单单关键时吹罚屡屡出现争议的问题，而是比赛中错判、漏判太多了。某俱乐部老总在和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私下交流时表示，

CBA公司显然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最近也开始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比如，邀请同曦队主帅贝西洛维奇、新疆男篮主教练阿的江给裁判员上课，从教练和球员的角度，讲解了比赛中的相互沟通、身体对抗、防守的侵略性等问题。之后，CBA又首次主动派出裁判员，参与俱乐部的训练营，从裁判员临场判罚的角度，去和教练、球员沟通吹罚原则，也通过吹罚球队训练营的方式积累经验，提升裁判员临场执裁的水平。

而就在1月25日中午，消失已久的裁判报告又恢复了，南京同曦和吉林男篮比赛最后两分钟的裁判报告，通过CBA公司的官方社交媒体对外发布，虽然不少球迷并不买账，表示 还是很想看上赛季半决赛第一场 的裁判报告，但至少这项裁判监督工作，还是千呼万唤终于恢复了。

这些改变的目的，都是为了缓和裁判员与俱乐部、教练、球员之间的矛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CBA联赛的现状阶段，裁判员和球队之间的关系，还远未达到 鱼和水 的境界，相反，二者间的矛盾仍然是眼下CBA联赛的大问题。

现在联赛的专职裁判就那么几个人，对其他非专职裁判其实还是缺乏有效的监督，说实在的，他们吹不好对他们本身一点影响都没有，大不了回学校的回学校，回体育局的回体育局，日子依然过得很舒服。前述俱乐部老总表示，现实确实如此，CBA的裁判还未和联赛成为一管利益共同体，执裁水平也没有跟上联赛发展的脚步。在这种情况下，球队方关自身利益，自然而然会跟裁判争议性的判罚较真儿，裁判员自然也不会有太多服务意识，零容忍 的上方宝剑也就成了维护自己 权威 的最佳工具。

不过，毕竟联赛还需要继续打下去，而矛盾如果日积月累，必然会引发更大的问题，在无法短时间内改变现状的情况下，找到一个监督和维持裁判权威的平衡点，显然是当下缓和矛盾的最佳方式。但需要提醒联赛管理者的是，紧绷的弓弦一边在松，一边却在紧。以山东男篮和首钢男篮比赛中李慕豪被打断门牙为例，当裁判在没有判罚的情况下观看比赛录像，后认定没有突发情况发生维持原判，但这显然有悖于之前CBA裁判办公室的相关解释：我们在处理伤人动作的时候，清晰地写着不管你的动机是如何，你的目的是如何，你的这种动作导致了对方受伤、造成了伤害，那么我们不管你有什么想法，都要判违体犯规，我们只能看结果。

所以从长远看，寻找监督和维护裁判权威的平衡点，其实只能缓一时之急，提升裁判员的执裁水平，包括对规则理解的一致性，仍然是确保联赛稳定、健康发展的最根本方式。 本报北京1月25日电



1月25日，四川男篮通过双加时以136:129击败上海男篮，图为上海球员刘铮在临近终场时对裁判一次判罚表达不满。 视觉中国供图

国字号三兄弟集训接力：头沉脚重身子轻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郭 剑

费南多隔离，阿兰也隔离，前者肯定无缘国足本期集训，阿兰只能赶上最后几天 两名心目中的锋线主力球员缺席集训，对于国足演练整体战术的影响不言而喻。好在主教练李铁可以就地取材，征召同样在海口集训的U22国足前锋郭田雨入队 顶缺，总算能够将损失降至最低。

国足集训名单没有郭田雨是因为他

正跟U22集训，我们是想等他那边集训完，给他放几天假再让他过来。李铁说：郭田雨来跟国家队一起练，这边也能够多带一带他，帮助他尽快成长。

春节前的这段时间，国足、U22国足、U20国足3支国字号序列球队都在集训：国足责任重大万众瞩目，U22国足相对 悠闲，U20国足球员则因为全运会的组别设置而变得更加紧张。

U22国足没有奥运任务，使命感原本就不强烈：球队比赛任务只有2022年U23亚洲杯赛和2022年亚运会，一旦疫情防控形势不能好转，亚足联宣布取消明年U23亚洲杯赛，那么原定于今年10月23日开打的预选赛随之取消，这批年轻球员可以跟随各自俱乐部专心征战联赛，而中国足协一直考虑的 U22国足整

队参加中甲联赛 也自然不再成为议题。

U22国足集中了目前该年龄段所有精英球员：除郭田雨，还有周俊辰、刘若钊、蒋圣龙这些随队征战亚冠联赛的球员。1月23日，U22国足在集训期间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中1：3不敌重返中超的长春亚泰。虽然长春亚泰有两名外援压阵实力已然接近中超中游，下半场全替补出战仍然可以掌握攻防节奏，但临近集训结束U22国足无心恋战的情绪亦很明显，因此主教练扬科维奇赛后对球员的表现提出批评：集训训练的内容，完全没有在这场比赛中体现出来，这是因为大家的态度出了问题，这是我最不满的地方，每个人都应该牢记自己代表谁，为什么要到这支球队来踢球。只不过没有比赛压力，主教练的批评也很难对球员有所触动。

和没有压力的U22国足相比，U20国足已经忙得需要 连轴转 了：全运会、集训、中乙联赛，年轻球员也禁不住这样的极度消耗，当前正在上海集训的U20国足，球员伤病已经成为最让教练组 心疼 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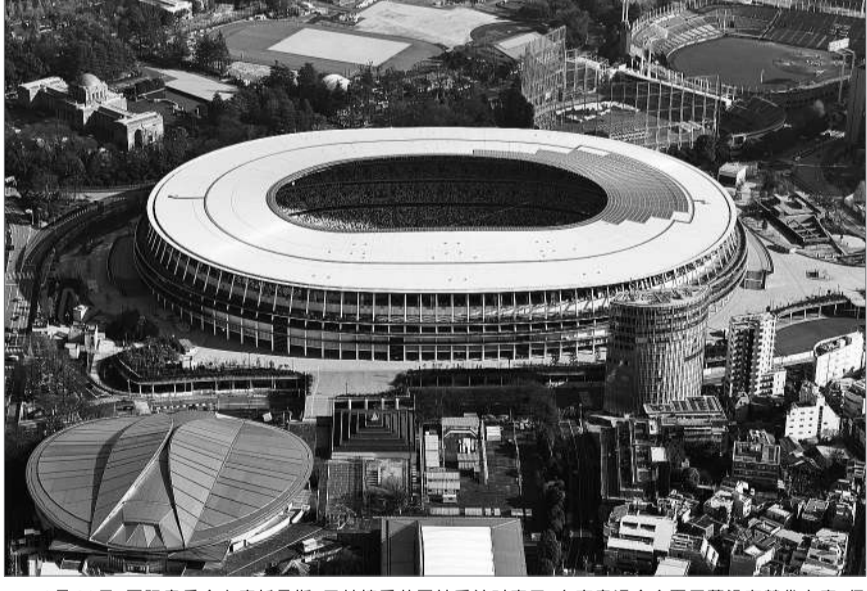
U20国足(去年的U19国青)整队参加了上个赛季的中乙联赛，10场比赛仅4胜1平，算是超额完成任务。长期集训备战使得这支球队相对仓促上阵的中乙球队更有后劲，年轻球员的拼搏精神，也让国青成为中乙赛场 一块难啃的骨头。

由成耀东统率的这支2024年巴黎奥运会适龄球队今年没有大赛任务，却并不影响球员们 多线作战。由于不存在归化球员 加持 因素，冲击奥运会 已成中国足球心病，球队将在今后两年一直

保持建制参赛 今年球队仍然参加乙级联赛已成定局，只是需要与全运会U20组别赛事协调时间。

据了解，目前正在上海东方绿洲基地集训的U20国足已经调整了集训时间，原定2月5日结束的集训提前到1月28日结束，以便球员们返回地方队备战全运会，同时春节之后的集训也已经取消，下次集训要等到全运会预赛之后。

2021年预选赛40强赛和下半年展开的12强赛是中国足球 拐点 之战，国足责无旁贷，冲击世界杯 如若成功，中国足球就将赢得布局青训、丰富社会足球、发展校园足球的宝贵时间，而U22国足和U20国足的考核标准，也与国足在40强赛和12强赛的表现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 本报北京1月25日电



1月21日，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接受共同社采访时表示，东京奥运会今夏开幕没有替代方案，但未否认空场举办的可能性。图为航拍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主会场。 视觉中国供图



1月23日，U20国足在上海与苏州东吴完成热身赛。 视觉中国供图